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2-13

齐鲁晚报

2022年8月5日 星期五

思想之光 华文字魅力

美编：颜莉 编辑：徐静

长城沉甸甸的“简历”

现在一提长城，我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贯穿我国北部的万里长城。其实，我国历史上的长城，不止这一座。

如果为长城写份“简历”的话，它的出生年月，应该写春秋战国时代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割据，互相征伐。为了相互防御，各诸侯国先后在边疆筑起数百里至数千里的长城。其中，最著名的便是楚长城和齐长城。

笔者是山东人，对于齐长城比较熟稔。提起齐长城，大家可能不太了解，但是若说起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的故事，可就耳熟能详了。被孟姜女“哭崩”的长城正是齐长城。齐长城，建筑在山东起伏连绵的泰沂山脉的山岭、平谷之中，西起济南市平阴县，东至青岛市西海岸新区，全长达1200余里。

据史料记载，齐长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，最后完成于战国齐宣王时期，历时二百六十余年。至于修建缘起，学者张维华先生提出，“春秋间，列国诸侯，竞相争伐，或因河为堤防，或沿山置障守，其所谋以自立之求，愈之且密。至于战国，车战之制渐息，徒骑之用渐广，战争范围，益为扩大，于是有长城之兴筑矣；齐国因设齐长城，当与此相关。”

由于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，长期处在第一集团，国力非常强大，因此，这座齐长城修得也是气势非凡，处处彰显王霸之气。如今，你去济南市长清区游玩，还能目睹齐长城的风姿。虽然历经千年，但齐长城的每一块石头，仍在诉说当年霸主雄姿。

除了齐楚两国外，燕国、赵国、秦国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，先后在北方修筑了防止东胡、匈奴南掠的长城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他把这三段长城连为一体，形成了西起甘肃临洮，东至辽东的秦长城。这就是如今万里长城的雏形。

到了西汉时期，长城“简历”上可写的东西多了起来。汉武帝为消除北方边患，在主动出击匈奴的同时，大规模修缮了秦长城，增筑了河西长城和外长城。河西长城东起甘肃永登县滨河之处，西达新疆罗布泊附近。外长城则建设了光禄塞和居延塞。汉长城总长约1万千米，是中国古代最长的长城。

后来，金朝占领北方之后，对长城也进行了修缮。金人修的长城，性质别具，规模巨大，很有特色。金长城也是继秦、汉长城之后的中国古代第三条万里长城。

我们现在看到的万里长城，是明长城。这也是长城“简历”中最出彩的地方。

自从朱元璋在南京开国之后，北方的少数民族一直是明朝的肘腋之患。为了抵抗元朝统治者的后裔，以及后期的女真人，明朝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多次修筑长城。明长城西起甘肃嘉峪关，东到河北山海关，全长6300千米。无论在布局上、建筑上、施工技术与组织上，明长城都达到了长城建筑史的最高水平。

至于清朝，一般认为清不再修筑长城，但是实地考察证明，清政府在某些地段多次修缮和增筑过长城。

不得不说，长城的“简历”很长，但是每一个字都不是多余的。那一笔一画的背后，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荣光。

为长城“修旧如旧”把脉

虽说明朝距离现在并不算遥远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一些长城因天气原因、年久失修、保护不力、人为损坏等原因，已出现了坍塌。这对长城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。

位于北京的怀柔长城80号敌台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怀柔长城80号敌台属于开连关长城。这段长城位于雁栖镇，西接慕田峪长城，东连莲花池长城。从开连关关口往西数第四个敌台，就是怀柔长城80号敌台。

据资料记载，这个敌台分为上下两层，高11米多、长11.6米、宽9.6米，进深和面宽都非常大。敌台一层



让长城说出自己的「秘密」

董昌仁

提起长城，你会想起什么？是绵延万里的壮阔，还是高大屹立的雄壮？如今，为了挖掘长城历史文化价值，延续相关文化传统，一些地区在长城保护项目中引入了考古环节。据媒体报道，北京箭扣长城考古工作已于今年夏天启动，近日陆续发掘出石碑、火炕、陶片。这是全国长城保护项目首次引入考古环节，也标志着长城保护从抢救性保护转入预防性保护。通过考古人员的发掘，一幅多彩的长城文化图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


清平堡遗址出土建筑构件。



在最近的长城考古中发现，北京延庆大庄科敌台建于450年前。

呈“回”字形，内部小“口”上有4个券门，两个“口”中间的回廊每两条边相交的交角处也是拱券形的。二层铺房残存部分墙体，西侧墙体相对完整，南墙有些坍塌。

2019年一场大雨，摧毁了这个敌台。受暴雨影响，原本局部坍塌的敌台南墙完全坍塌，导致整个主体结构发生改变，一层拱券变形，券顶的砖摇摇欲坠。二层的山墙也歪向南侧。

让人感到忧心的是，“出事”的长城，不只怀柔长城80号敌台这一处。同处北京的金山岭长城也面临着坍塌的危险。要知道，金山岭长城号称是“万里长城，金山独秀”，是万里长城中最精华的部分，从金山岭至司马台是北京地区原貌保存完好的一段。看着金山岭长城坍塌的照片，任谁都会感到心痛。

根据北京长城资源调查结果统计，保存程度好、较好和一般的各类型遗存约占总量的33%，保存程度较差和差的各类型遗存约占总量的41%，已消失的遗存约占总量的25%，未经调查的遗存不足1%。

长城需要保护，这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，政府也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。引入考古，正是长城保护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突破。

修缮长城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“修旧如旧”。现在有些古城修缮后得不到好评，就是因为修好之后“现代味”太浓。而“修旧如旧”的关键便是断定文物的时代，掌握其最原始的信息。而考古正是了解掌握这种原始信息的重要、甚至唯一途径。比如，有的长城外表上看是明代的，其实有可能是利用前朝的城墙加固而成。然而，通常情况下，不可能为了搞清情况去撬动城砖。顶多是某地出现断崖，考古人员去做考古调查。因此，与长城修缮工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古，是非常必要的。

举个例子，北京市怀柔区箭扣长城是明代蓟镇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18年以来，为配合箭扣南段长城维修工程，考古工作者发掘了151号至154号敌台，初步明确了4座敌台结构形制、建造使用过程及受损情况，出土石雷、筒瓦等武器装备和建筑构件。就在今年夏天，箭扣长城又传来了好消息，考古人员在清理铺房北墙外侧的地面时，发现了一块石碑。石碑为青石材，边框刻着缠枝卷草纹，因为刻字面朝下，因此碑文保存完好，字体为繁体字，字迹娟秀，清晰可辨。碑文记录着修这座敌台的负责人，从最高长官到“把总”和“边石密匠”。不同的是，官阶高的人只有姓，名字处留有两个字的空白。等级较低的负责人则写了全名。碑文的落款是“万历十二年”。这块石碑的出土，把箭扣长城的修缮时间至少提前了32年。

边城考古，充实长城文化

长期以来，人们对长城的关注点，往往停留在军事层面。也无怪乎人们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长城沿线自古以来战事就非常频繁。

从秦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时间内，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在长城沿线进行的战争有350余次。著名的有秦朝时的蒙恬击匈奴之战，汉朝时的“河南漠南之战”，明朝的“土木之变”，还有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冷口、喜风口、古北口和滦东等地，为抗击侵华日军进行的“长城抗战”等。

其实，长城作为庞大的体系，其文化内容并不止于军事层面，那些长城边堡中，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。正如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汤羽扬所说：“要通过考古让公众知道，长城并非只是一道山上的墙或者草原上的土垄子”。

清平堡遗址便是个典型的例子。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，距离明长城约10公里，是明延绥地区三十六营堡之一，始建于明成化年间。在建成后嘉靖年间多次遭到攻击，隆庆六年、万历六年先后对城址进行增高、加砖等补修工作。清康熙时期平定噶尔丹之后被废弃。清平堡遗址由于废弃后很快被沙漠所掩埋，该区域遗址很少有人类进行大规模的活动，基本以农业耕作和放牧为主，因此清平堡遗址得到了较好的保护，其内涵能很好地反映出明长城营堡的格局风貌及时代特征，是目前陕北地区营堡中遗迹保存最好、最完整、罕有的保存原貌的明代长城城堡。

而通过考古挖掘，会发现清平堡的布局就很有特色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曾举了其中一个例子。他说，考古发现清平堡留有北门。中国历史上的北方地区，自汉代以来到金元时期，甚至明代，城址是很少开北门的。因为北方冬春季常刮西北风，所以一般不开北门。考古中也发现个别有开北门的，“这种情况下要开北门，一定跟守卫长城有关，这些堡子肯定是在长城以南，开北门就是为了‘上班’，与守卫长城和边关贸易有关。”魏坚说。

除了清平堡外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也非常典型。这座古城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部，该城自20世纪调查发现后，一直未做正式的考古发掘。2017年，为配合呼和浩特市新机场快速路及城区三环路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山大学联合考古队，对城址进行了全面勘探，并对道路所经地段进行了局部发掘。通过2017年和2019-2020年两个季度的勘探发掘，大致探清了城址的形制，并在城址中部揭露一座大型仓储建筑基，其中包括1座大型粮仓建筑，面阔16间、进深2间，总面积近1800平方米。这是第一次揭示出边城粮仓建筑的形制，为研究边城该类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。

边城考古一系列成果表明，长城并非尘封于历史之中，而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。随着考古的深入，越来越多的长城故事被讲出，这有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长城、认识长城、爱护长城。而这也是长城考古的最终目的所在。